

Talking about Dunhuang on
the Riverside of the Neva

涅瓦河邊談敦煌

Edited by TAKATA Tokio

高田時雄 編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12

Acknowledgement

-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was supported by JSPS KAKENHI 21320070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texts which were discovered in Dunhuang, Turfan etc. and now kept in Russia” .
- All the plate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used in this book was provided by the courtesy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AS.

鳴謝

- 本書的出版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項目 21320070 號 “俄藏敦煌吐魯番漢文文獻研究”。
- 本書所用敦煌寫本圖版全為俄國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提供。

目次

Foreword 前言	
Irrigation in the Tangut State of Xi Xia (982-1227) E.I. Kychanov	1
Remarks on the Documents SI O/32 (4112) and Дх-18923 of the IOM RAS Collection I.F. Popova	21
On an Unique Tibetan Manuscript Mistakenly Included into the Dunhuang Collection A.V. Zorin	39
Reexamining the Manuscript Fragments of a Prayer SI-3119/2 + SI-3119/1 Akao Eikei	51
杏雨書屋藏《佛說行七行現報經》真偽之考察 落合俊典	59
Дх10839《鄭虔殘札》雜考 ——“搨書”與“真迹”之間 永田知之	65
Дх09331 唐律寫本殘片小考 辻正博	81
再論《新菩薩經》、《勸善經》以及《救諸衆生（一切）苦難經》 ——以 Дх05155 爲線索 玄幸子	91
丁類《五臺山讚》小注 高田時雄	111

再論《新菩薩經》、《勸善經》 以及《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

——以 D_x05155 爲綫索

玄幸子

《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是中國撰述的偽經，歷代大藏經都未收入，只有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85 根據 S136 S622 著錄這三種。經文內容包含勸念佛、勸寫經、預示災禍、說明經的來由等等。敦煌文書裡保存的這種寫本很多¹。筆者整理俄藏未定名的資料時，注意到 D_x05155 經名是《勸善經》而內容卻是《新菩薩經》（下圖）。爲此本文希望通過調查有關資料，再次考察《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三種偽經流傳情況與相互關係。錄文如下：

【D_x05155 錄文】

病死第

第六患腹死[□]

若不信者即[□]

時雷鳴兩聲有一石[□]

經報諸眾生今載饒[□]

[薩] 勸善經一卷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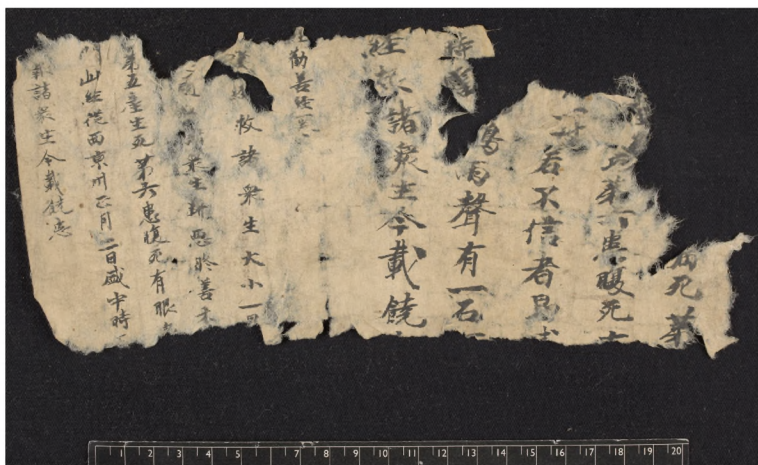
經救諸眾生大小一日

眾生斷惡修善禾

¹這三種文書著錄情況參考附錄 1。

²經題上面缺文字，不過‘薩’字的最後一畫可以認出。這件寫本內容就是《新菩薩經》。

第五產生死第六患腹死有眼□
 門此經從西京（涼）州正月二日盛中時
 □
 報諸眾生今載饒患



在進行具體研討之前，需要概觀有關的先行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專論是圓空 1992，《佛教學大辭典》亦依據此論³。圓空 1992 整理了大量的寫本，將《新菩薩經》分為甲乙丙三類，考察了此三類與《勸善經》的相互關係、流傳的過程與背景，並調查了《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各本的題記及紀年，得到的結論是：此三種除了《新菩薩經》甲本是長安 4 年所寫之外，都是吐蕃占領敦煌以後所寫的。很多寫本使用大唐“貞元”年號，文書裡面也可見到一些詞語，隱諱地咒罵吐蕃人，這證明“當世人們具有強烈的反吐蕃人的思想”⁴。而張子開（張琦）

³ “新菩薩經”條下（739 頁）說：中國人所撰佛經。作者不詳。一卷。……據研究者整理，共計近百號。可分為三種類型。三種類型結構大體相同，……又“勸善經”條下（741 頁）說：中國人所撰佛經。作者不詳。一卷。……經文內容與《新菩薩經》大體相同。應是在《新菩薩經》基礎上改寫而成。……又“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條下（741 頁）說：……此經當會流傳於何北一帶，……同類經典有《新菩薩經》、《勸善經》等，可以參閱。

⁴ 圓空 1992 58 頁。

2009 反駁圓空 1992 的這種看法，主張特別是《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誕生於相州和魏州一帶，時當安史之亂初期，即叛軍即將攻占相州和魏州的唐天寶十五年（756）農曆正月二月之交”，又指出“該經宣揚的是彌勒信仰”⁵。此外，于廣哲 2006 分析了《新菩薩經》、《勸善經》背後的反映貞元時期大旱災與疾病等社會情況。

我們先討論基本問題，就是資料定名的問題。圓空 1992 將 S622 定名為《新菩薩經》甲本，但是 S622 實際上沒有經題，而圓空 1992 所謂甲本只有這一本，因此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的看法。S622 究竟應定名為甚麼經？

一、S622 是《新菩薩經》還是《勸善經》？

圓空 1992 將此本當作《新菩薩經》之一而分為“甲類”。這個看法一定是根據日本《大正藏》（矢吹慶輝《鳴沙余韻》）。有些研究者主張別的看法，比如池田溫 1990、《敦煌寶藏》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等等將此本當作《勸善經》。S622 原來沒有經題，都是根據內容推測的。在此，我們重新確認這件寫本。下面是筆者目睹 S622 原件的調查記錄：

文本記錄：縱 28.5cm 橫 28.5-34.5cm 14 行

參考：使用則天文字：年（率），月（區），人（至），日（☉）

有長安四年（704 年，慶雲元年）的題記

【錄文】

- 1 九下? 率⁶
- 2 □大小念百口阿彌拖佛，五百身中不入□□
- 3 菩薩說：今垂八區九區太山崩，須九万億□
- 4 亦須九千億牛。第一患死，第二卒死，第三產
- 5 坐死，第四不持齋戒死，第五腸肚熱死，第六自

⁵225 頁。

⁶此字很像“年”（則天文字），但是字形還是“率”。是否應該作“率（年）”，由於前後缺文字，無法斷定。

- 6 糺死。今重禾豈熟。恐無至無收，度今重即好。
- 7 信者寫一通免身，寫二通免合家，寫三通免
- 8 一村。若聞不寫即滅門，若有轉讀此經者皆
- 9 度苦難，不信即身滅。經從西涼州縣來。在
- 10 彼城東門口四月雷鳴雨下，一石如升破兩片，
- 11 遂是此經。轉示眾生得福无量。
- 12 長安四垂五匝十五☉
- 13 五
- 14 □□□□

《新菩薩經》與《勸善經》內容相似。圓空 1992 特意將《新菩薩經》分為三類而與《勸善經》對照，以便考察流傳的過程。他對此三類分別校錄，詳細分析資料特徵，得到了以下結論：《勸善經》可以說是丙本《新菩薩經》的延續。據此可知其流傳過程如下：

雛形資料（甲本）→一般的流傳（乙本）→融合（丙本）→勸善經

可是這個結論有些問題。筆者認為，雖然不能否定 S622 是雛形的可能性，但此本既不是《新菩薩經》也不是《勸善經》。下面舉出其根據。

首先介紹相關的參考資料。陳祚龍 1979 將類似的有關資料收集在《新集中世敦煌三寶感通錄》裡，其中 S2713 與 S622 對照，共同點最多。錄文如下：

[參考 1] S2713

咸亨元年⁷，楊州僧珍寶，向山採藥，見一人，身長三丈五尺，面闊九寸，如金佛，救眾生。珍寶即藏。語寶言：“我是定光佛⁸菩薩。故來救眾生。今年太山崩壞，須鬼兵万万九千，須告眾，無福人但看，三月四月五月，風從

⁷670 年。

⁸定光佛就是燃燈佛。

太山來，即得病二日即死。若寫一通免一身，寫
 二通免一家，寫三通免一村。我是定光佛菩薩，
 故來化眾生。流傳者壽命一百年，不信者滅
 門，寫者過一難。若不信者，但看定光佛菩薩
 指爲定。 (爲不得)⁹

[下面同文反復兩遍]

S2713 也沒有經題，陳祚龍 1979 開頭補充寫上“普勸事佛文曰”六字。紀年亦無，不過從記錄了咸亨元年（670）的事情這一點來看，這件寫本應該是距此不遠的時期寫成的。那麼這件寫本和 S622 書寫的時期也差不多，都是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葉。S622 與 S2713 不僅內容及成書時期相近，而且詞語特徵也是一致的。《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的一百多件寫本裡用量詞“通”的只有 S622。“寫一通”、“寫二通”、“寫三通”在其他寫本裡是寫作“寫一本”、“寫兩本”、“寫三本”的，S2713 則使用“通”這個量詞。

更值得參考的是西脇常記 1998 介紹的新資料《太山經一卷》¹⁰。這件寫本雖是吐魯番文書，內容卻與 S2713 非常相似。錄文如下：

Ch2010

太山經一卷

南陽明寺僧寶 [□]
 二丈 面闊八尺面 [似
 莫怕我 [是空] 虛 []
 須人 [万万] 眾須 [牛
 信者但看 正月 []
 九月病者死多 寫 []
 寫三本 免苦難 []

⁹以下反復部分無此三字。

¹⁰在歷代佛教目錄中，《眾經目錄》卷第四偽妄六、《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等可見《閻羅王東太山經》的經名。

不信者看正月〔
太山經一卷

通過上面的兩件寫本，我們知道七世紀末以後，無論在敦煌或者吐魯番，民間都流行太山信仰，寫經的目的是免苦難。不僅《新菩薩經》，這種思想後來還反映《勸善經》、《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等其他許多偽經上。

S622 沒有經題，紀年亦早得多，何必當作《新菩薩經》或者《勸善經》？因此筆者認為 S622 既不是《新菩薩經》也不是《勸善經》，如果需要定名的話，應該定為《太山經》。在名稱問題之外，應該考慮的問題是太山信仰與《勸善經》的關係。《勸善經》寫着“太山崩”云云的句子，就是受到太山信仰的影響。《勸善經》流行的時期，正如圓空 1992 考察過的那樣，是在九世紀。那麼這種思想至少從七世紀末到九世紀是一脈相傳的。

馬西沙·韓秉方 2004 說：“唐末五代，天下大亂，在民間救世思想盛行，其間，燃燈佛即定光佛又作為一個救世主應運而生”；“燃燈佛即定光佛，因其點化釋迦菩薩得成佛果，燃燈佛又稱過去佛，釋迦則稱現在佛。徵之前面關於彌勒淨土諸經典，彌勒為釋迦弟子，因此又皆稱彌勒為未來佛。這三者成為佛教寺宇供養的三世佛的一種，屬兜率天淨土信仰。”¹¹ 馬西沙·韓秉方 2004 又說明：“三佛應劫救世信仰中受到了道教的影響，當時佛道儒融合的情況特別在民間好像沒有界線。”該論文主張三佛應劫救世信仰在唐末五代天下大亂時普遍滲透到民間。不過從 S622 與 S2713 可以看出，這種民間信仰流行的萌芽已於七世紀末出現。

回到本題，鑒於上述的情況，筆者認為 S622 是《新菩薩經》、《勸善經》這類經的雛形之一，可是不一定有直接繼承的關係。我們推測，一定會有比較多的類似資料，如今能看到的資料只是一部分，不過冰山一角而已。

¹¹ 上冊 54-55 頁。

二、關於《新菩薩經》與《勸善經》

下面我們研討《勸善經》是否《新菩薩經》的延續。首先爲了便於考察，將《新菩薩經》分爲兩類。具體地說，是根據“賈耽”之名字的有無將《新菩薩經》分爲 A 與 B 兩類。賈耽（730-805）¹²是唐代著名的地理學家，貞元年間爲左右丞相¹³。寫本裡寫上其名字，當然不是事實，只是假託而已。但是寫此名字說明該本的書寫時期一定在貞元之後。

A 類無“賈耽”，開頭一般寫：新菩薩經救諸眾生，（大小）每日念阿彌陀佛一百口……

B 類有“賈耽”，開頭寫：（勅）賈耽領下諸州眾生，每日念阿彌陀佛一千口，……

分類的結果是 A 類有 10 件，B 類有 39 件，詳見本文末尾的附錄。B 類的書寫時期的上限很明確，就是貞元之後。A 類則不清楚，所以列舉其紀年的情況如下：

S3091 連寫 3 篇 無紀年

S3442 連寫 2 篇 乙未年二月廿日口（畫押）

S5303 連寫 2 篇 有異同 無紀年

S5654 缺少後半，無紀年

BD07120 此經大蕃乙未年正月二日見記

Φ215 乙未年二月七日佛弟子趙什德謹依原本寫願合家大小永保平安无諸灾障

Дx04034 斷片 前後上下缺 連寫 2 篇

寶藏散 0046 尾題下面似乎有幾字，看不清楚

羽 247、羽 249 原來連寫在一張紙上 無紀年

容易看出，有紀年都是（大蕃）乙未年¹⁴。（大蕃）乙未年就是 815 年。而

¹²參考《舊唐書》卷 138。

¹³關於“賈耽”與《新菩薩經》紀年的關係，圓空 1992 已經詳細研究過（53 頁）。

¹⁴S3442 乙未，池田溫 1990 認爲是 935 年。圓空 1992，在 56 頁表中，有乾符六年紀年

且值得注意的是 Φ215 題記寫著“謹依原本寫”。這“原本”指的是哪一本？當然不是 B 類。我們應該考慮，爲甚麼特意寫“謹依原本寫”五個字。如果趙什德意識到當時流行的別本 B 類而寫上“原本”的話，可能意味著爲數眾多的 B 類當時就被人們認爲是新興的《新菩薩經》。若說當時有新舊兩種《新菩薩經》並行寫經的情況，也就說明舊《新菩薩經》未被淘汰。因此我們知道新舊兩種《新菩薩經》九世紀初同時流行的情況。

那麼《勸善經》呢？圓空 1992 說：《勸》與《新》基本相近，可以說是丙本《新》的延續，其中心思想也是預示將有災難降臨，唯有念佛、寫經才能脫免。其差別僅在於各經事有繁簡，順序略異而已。S5929 號首題“新菩薩勸善經”，其抄寫者可能認爲二經是一回事，都以“勸善”爲目的（55 頁）。

首先來看論文裡言及的 S5929 及其他有〈新菩薩勸善經〉經名的寫本，錄文如下：

【S5929 新菩薩勸善經】

新菩薩勸善經卷

賈耽頒下諸生每日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今年大
 熟無人收苽有數鍾（種）病死第一虐病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卒
 死第四腫病第五產病死第六患腹病死第七血癰病死
 第八黃死第九水弱病死第十患眼死勸諸眾生寫一本
 免一身寫兩本免一門寫三本免一村門上傍之得過此難看
 七 [月…使] 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其經西
] 雷鳴兩聲有一石下大如斗等石遂
] 今載饒（饒）患
] 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今

【S1592 新菩薩勸善經】¹⁵

[新菩] 薩經一卷

的兩件（S4479、孟 2725）填在乙類，此兩件應該移到丙類。

¹⁵除了尾題之外，背面也有“新菩薩勸善經”六字。

賈耽領下諸州眾生每日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今年
 熟無人收菫有數種病死第一虐病死第二天行病死
 第三卒死第四腫病死第五產生病死第六患腹病死第□
 血癱病死第八黃病死第九水溺死第十患眼死勸諸
 眾生寫一本免一身寫兩本免一門苦若寫不者□
 門寫者門上傍之得過此難但看七八月三家使一□
 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其西涼州正月二日盛中
 時雷鳴兩聲有一石下大如斗等石遂兩片卽見此
 經報諸眾生今載饒患
 新菩薩勸善經一卷

亥年¹⁶五月五日寫了

S5929 及 S1592 內容與 B 類（圓空所謂的丙類）一致，這種情況似乎證明圓空 1992 看法正確，也就是說《勸善經》是《新菩薩經》丙類的延續。可是本文開頭提到的 D1x05155 情況完全不同。從“□經救諸眾生大小”起到末尾，大部分與 A 類（圓空所謂的乙類）一致。那麼，單憑這一點就不能說《勸善經》是《新菩薩經》丙類的延續了。

《勸善經》和《新菩薩經》B 類對照：雙方相同的（與 A 類不同的）第一點是假託“賈耽”；第二點是“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的部分。與此相反，雙方不同的第一點是“其經從南來”，《新菩薩經》一定寫為“經（從）西涼州（來）”；第二點是增加“空中有一童子”、“一老人”的故事。還需要指出的是 S622 所寫的“太山崩”這三字，《新菩薩經》A、B 類都沒有，卻出現在《勸善經》老人的故事中。

綜上所述，不能認為《勸善經》是《新菩薩經》丙類的延續。從假託“賈耽”這一點來看，《勸善經》與《新菩薩經》B 類可能是在同一時期各自寫成的，或者《新菩薩經》可能受到了新成《勸善經》的影響，就變為 B 類。此經的成書與傳承絕不是單線進行的，類似的寫本不勝枚舉，情況

¹⁶池田溫 1990 認為 9 世紀初，有“亥”年就是己亥年即 819 年。

非常複雜。因此，有時寫錯經名，有時內容與經名不一致¹⁷。

三、通過合寫情況考察《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

小笠原宣秀 1963 說《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的成書時期是三類經中最早的唐代前半，是根據此經內容反映當時的彌勒信仰超過阿彌陀信仰的情況。圓空 1992 如上所述，主張此經與《勸善經》時期相同，均為貞元十九年前後盛行的¹⁸，是因為此經的“中國黃河北，相魏之地……”等等隱諱地咒罵吐蕃人。對此張子開（張琦）2009 以同一的材料為論據，主張貞元 9 年就是唐德宗李適 9 年（公元 793），此經 793 年就已經傳至敦煌地區，成書時期如上所述，是唐天寶 15 年（756），以宣揚彌勒信仰為中心，是“唐五代時期新出現的民間彌勒信仰文獻”¹⁹。

此經沒有如“賈耽”之類的關鍵詞，因而可以認為成書時期應當最早。又通過張子開（張琦）2009 詳細考察的結果，可以同意成書時期是 756 年，並有可能借用此經表達強烈的民族性。

又張子開（張琦）2009 言及《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與《新菩薩經》合鈔，而且《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在前，《新菩薩經》在後”，並說：“將這兩種經鈔寫在一起，一是表明它們的主要功能一樣，都能夠禳除災難；二是顯示鈔寫者兼信彌勒、彌陀，認為這兩個佛菩薩都有靈驗；三者，為何彌勒在前？也許，在雕塑等形式中，彌陀信仰已然超彌勒，但在特定的民間信仰中，特別是在敦煌地區，仍然以彌勒為中心，彌勒在信眾中的地位依舊比彌勒重要。”（224 頁）其中，第一點與第二點比較容易獲得同意，不過第三點的看法令人難以接受，因為人們不一定要將重要的事情寫在前面。

不僅張子開（張琦）2009，還有一些研究者也發現合寫的事實。筆者調查的結果是：第一，合寫的經一定是《新菩薩經》B 類²⁰；第二，現存

¹⁷P3624 經題誤寫成“勸善文”，『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記在“勸善經”。

¹⁸圓空 1992 認為最早的紀年貞元 9 年“可能是十九年之誤”（58 頁）。

¹⁹223 頁。

²⁰圓空 1992 所舉的《勸善經》與《救諸眾生苦難經》同卷的 S1185，實際上不是連寫的，而是正背寫的。

的《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與《新菩薩經》B類資料中百分之六十是合寫的；第三，合寫的次序一定是《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在前，《新菩薩經》B類在後。看了這個結果，產生兩個問題。第一，《新菩薩經》B類與《勸善經》很相似，但爲甚麼沒有《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與《勸善經》合寫的寫本？第二，爲甚麼《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在前，《新菩薩經》B類在後？

關於《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的成書時期有幾個看法，現在尚無定論。但其中有“賈耽”的名字，因此合寫的時期不會是8世紀以前。根據一般的理解，還是在貞元年間。可能是合寫的原本從中原傳入敦煌地區後，人們就照原樣寫的，因而相同的寫本大量出現。

四、結論

本文通過小小的斷片，再次對中國民間信仰史上非常重要的史料《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進行了考察。現存的此經的雛形數量一定很多，不限於S622。而且此經不是單線傳承的，而是多線同時進行的。現存的史料只是整個事物中顯露出來的一小部分，我們應該看冰山之一角來推測整體。

最後附錄《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目錄及新定名的有關寫本的錄文，以供參考。

【附錄 1 整理三種文書的結果】 *劃綫的是合寫的資料

1. 新菩薩經

A 類（無“賈耽”）

S3091 S3442 S5303 S5654 BD07120 Φ215 Дx04034 寶藏散 0046 羽 247
羽 249

B 類（有“賈耽”）

S0136b S0407 S0414 S0470 S0521 S1066 S1689 S2320 S3126 S3417 S3790
Дx04034 S4479b S4747 S5020 S5256b S5060 S5244 P2668b P2953b P3117b
P3857b BD07338(2) BD07606(2) BD08063(2) BD08108(2) Дx00299 Дx01251
Дx01609 Дx01708 Дx02057 Дx02586A Дx02774B Дx06601 Дx10329
Дx 10339 上圖 061 羽 252 羽 314(313)

2. 新菩薩勸善經

S1592 S5929 Дx05155

3. 勸善經

S0417 S0622 S0912 S1185v S1349 (S1592) S2853 S2882 S3485v S3687
S3792 S3871 S4739 S4923 S5113 S6265 P2608 P2650 P3036 P3624 [誤
爲勸善文] P3463 P3498 P4872 BD04304 BD06922 BD08421 BD15251
Дx00327 Дx01246 Дx01786 Дx02753 Дx04942 Дx05463 甘博 016 北大
D109 北大 D110 上圖 095 寶藏散 0364 羽 197 羽 288R

4. 救諸眾生苦難經（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

S0136 S0414 S0470 S1184 S1185R S2649 S3126 S3417 S3685 S3696 S4479
S4924 S5060 S5256a S5679c S6060 P2653a P2953a P3117a P3857a BD07338(1)
BD07606(1) BD08063(1) BD08108(1) Дx00966 Дx01251 Дx01574B Дx01609
Дx01708 Дx02057
Дx02586A Дx04401 Дx06263 Дx06638 Дx06765 Дx10348 北大 D108 中
國歷史博物館 57 上圖 061 羽 253 羽 314(313)

【附錄 2 新定名文書的錄文與經名】

ㄇx.04034 (新菩薩經) 二篇連寫

〕念〔阿〕彌陁佛一百口今年大〔熟

〕勸諸眾生斷惡修善〔禾

二卒死第三赤眼死第四腫死〔

有眼衆□□一本免一身寫〔

〕門此經從西京州正月二日盛〔

〕大如斗口遂作兩片即〔

患

〕阿彌陁佛一百口今年大熟須人万万億

〕無人收苜第一病死第二卒死第三赤眼死第四

〕生寫一本免一身寫兩本免一村若不信者即

〕鳴兩聲有一石下大如斗口遂作兩片即〔

ㄇx.04401 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 參看<張子開·張琦 2009>

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

天台山中有一老師年可九百歲正月二月天

神悲哭眼中出血唱言苦哉苦哉眾生死盡弟

子惠通合掌頂禮眼中泣淚啟言有此災難

如何得免老師報言惠通我見閻浮眾生

亡沒者眾普令(今)彌勒下界救諸蒼生中國黃

河已北相魏之地正在其中愚癡之子不覺不

知三月四月鬼兵亂起无邊无际八月九月已

來大末劫眾生行善鬼兵自滅天地□〔闍]

得免此災寫一本免一門寫兩本免六親寫

三本免一村流傳者是吾弟子謗此經者入

阿鼻地獄无有出期至心讀誦者得成佛道

勸善偈

黑風西北起 東南鬼來 永常天地闔 何得心不驚
先須斷酒肉 貪嗔更莫生 若能慎此事 佛道一時行

Дx.04942 (勸善經)

-] 州勸諸眾
-] 一千口斷惡行善
-] 收苻有數眾(種)病死
 -] 天行病死第三赤白
 -] 人產生死
 -] 今勸眾
 -] 本免六
 -] 上旁之得

Дx.05155 [新菩] 薩勸善經 參考正文

Дx.05463 勸善經

勸善經一卷

勅左丞相賈耽頒下諸州勸諸眾生每日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今年大熟無人收苻有數病死第一虐病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赤白痢病死第四赤眼死第五人產生死第六水痢死第七風黃病死今勸眾生寫此經一本免一門難寫兩本免六親見此經不寫者滅門門上旁之得過此難無福者不可得見此經其經從南來正月八日雷電霹靂空中有一童子年四歲又見一老人在路中見一蛇身長万万尺人頭鳥足遂呼老人曰爲太山崩要女人万万眾須牛万万頭著病者難差寫此經者得免此難不信者但看四月一日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勸寫此經流

傳若被卒風吹却不免此難聖人流傳真言報
 之眾生莫信邪師見聞者遞相勸念阿彌陀
 佛不久見太平時
 勸善經一卷

Дx.06263 (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

一卷

□年九百歲正月

唱言苦哉苦哉

禮眼中泣淚啟

言惠通我見聞

[愚] 之子不覺不

無際八月九

Дx.06601 (新菩薩經)

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今年

□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卒死第四腫

病死第七血痢病死第八風黃病死

□勸諸寫一本免身寫兩本免一門寫

□之得過此難但看七八月三家使

[經] 其經西涼州正月二日盛中時雷鳴兩

見此經報諸眾生今載饒患

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今年大熟

病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卒死第四腫

□□□第七血痢病死第八風黃病死

今勸諸眾生寫一本免一身寫兩本

□門上旁之得過此難但看七八月

□□經其經此經其經西涼州正月二日

□□片即見此經報諸眾生

Дх.06638 （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片斷

□□大末

□天地黑闇得免此

本免六親寫三本免一

經者入阿鼻地獄

不寫者滅門至心□

Дх.06765 救諸眾生苦難經

救諸眾生苦難經 天台山中有一老師年九百歲天神悲哭眼中泣

血唱言苦哉苦災眾生死盡弟子惠通我見閻浮提眾生亡沒並

[今] 彌勒佛救諸蒼生中國黃河 [] 其中愚癡之

Дх.10329 （新菩薩經）二連寫

□斷惡行善

□第一虐病死第二天行

□ [生] 死第六患腹死地七

□□死第十患眼死今勸諸

本免一門寫三本□免 [村]

榜之得過此難但看七八月

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其經西

雷鳴兩聲有一石下大而斗石遂兩片

生今載大熟饒患

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

□□第一虐病死第二天行病

產死第六患腹死第七血

死第十患眼死今勸諸

本免一村若不信

□三家使一牛

□□二日盛

諸

Дx.10339 新菩薩經一卷

石下如斗遂兩片即□

新菩薩經一卷

新菩薩經一卷

勅買（賈）頒下諸眾生每日念阿□

无人收刈有數種病死第一產□

□死第五產病死第六患□

第九水溺病死第十患眼病死□

免一門寫三本一村若不信者滅門□

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寫此□

盛中時雷鳴兩聲有一石下大如斗遂兩□

今載饒患

新菩薩經一卷

Дx.10348 救諸眾生苦難經

救諸眾生苦難經

天台山中有一老師

神悲哭眼中泣血

弟子惠通合掌頂

難如何得免師報

亡沒並念彌勒救 [諸]

之地正在其中癡 [愚]

月鬼兵亂起無邊

劫眾生行善

寫一本 [免]

參考文獻

- 小笠原宣秀 1963 敦煌本『勸善經』をめぐりて、『東方宗教』第 23 號，1-13 頁
- 陳祚龍 1979 新集中世敦煌三寶感通錄，『敦煌學海探珠』下冊，333-343 頁
- 池田溫 1990 『中国古代写本識語集録』，大藏出版
- 圓空 1992 《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眾生苦難經》校錄及其流傳背景之探討，『敦煌研究』1992 年第 1 期，51-62 頁
- 西脇常記 1998 ベルリン・トルファン・コレクションの偽經『新菩薩經』（『勸善經』）について，『京都大学総合人間学部紀要』第 5 卷，17-24 頁。後載『ドイツ將來のトルファン漢語文書』（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
- 馬西沙・韓秉方 2004 『中國民間宗教史（上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于賡哲 2006 《新菩薩經》、《勸善經》背後的疾病恐慌——試論唐五代主要疾病種類，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
- 張子開・張琦 2009 映照安史之亂的唐代民間彌勒信仰實物——敦煌寫本《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新探，『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總第 209 期，217-226 頁

**Re-examination of the *Xin pusa jing*, the *Quanshan jing*
and the *Jiu zhuzhongsheng (yiqie) kuanan jing* using
the manuscript 卍x05155 a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GEN Yukiko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three apocryphal sutras—the *Xin pusa jing*, *Quanshan jing*, and *Jiu zhuzhongsheng (yiqie) kuanan jing*—and proposes a new interpretation. S622 is neither the *Xin pusa jing* nor the *Quanshan jing* an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Quanshan jing* is a linear continuation of the *Xin pusa jing* is open to discussion.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Jiu zhuzhongsheng (yiqie) kuanan jing* and supports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composed in the 15th year of *Tianbao* era. The *Jiu zhuzhongsheng (yiqie) kuanan jing* and the *Xin pusa jing* are often copied together. Still, it can be explained simply because they made a faithful copy from the original which was brought from Central China around the end of the 8th century.